

中國經濟史長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黃序鵬 撰

中國經濟史 長編

7

黃序鵬 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土地(二)		〇〇三
卷四—六		〇〇三
周		〇〇三
土地(三)		二二五
卷七—九		二二五
周		二二五
土地(四)		四〇一
卷十		四〇一
周		四〇一
卷十一		四五五
秦		四五五

前漢		四五七
後漢		四九六
卷十二		五二三
蜀漢		五二三
吳		五二四
魏		五二六
晉		五三三
宋		五五四
齊		五六三
梁		五六七
陳		五七二

土地(二)

卷四周

卷五周

卷六周

宋王人恭用紙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而待其政令。鄭康成注曰。任土者。任其地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虞衡之職之。

以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康成注曰。故書廬。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為廬。廬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更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甲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廬

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實田在市賣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量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受通一夫馬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氏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累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遠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馬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孫詒讓疏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國

地者。以下任土令賦。與大宰九賦正相應。國中。即彼邦中。通城郭中而言。園地。則在城外郭內。故次國中也。賈疏云。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量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云以宅田士田賁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賁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者。即大宰所謂四郊也。賈疏云。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江永云。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農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案江說是也。農田自近郊始。故詩衛風碩人云。說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是也。四郊亦有廛里。通言之。六鄉即在四郊之內。析言之。則郊在鄉里之外。鄉家數有定。郊家數則無定也。詳小司徒縣師疏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甸也。賈疏云。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

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即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量
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案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引李巡本。牧作
田。田甸字通。甸地自六遂七萬五千家之外。餘地悉為公邑。猶六鄉之餘地為
郊里。不必皆九等之人所居也。賈說誤。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即大宰所謂
家削也。稍說文邑部引作都。詳後。賈疏云。謂天子大夫各受采里二十五里。在
三百里之內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之。故云稍也。云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縣也。四百里內公邑采邑制井田。純為縣都
之制。故謂之縣。賈疏云。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
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說文畺部畺或作疆。此經畿畺字並作疆。惟此作畺。
此即大宰所謂邦都也。賈疏云。謂三公及親王子女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
里畺地之中也。五百里為畺者。以外畺至五百里畿畺。故以畺言之。程瑤田云。

六鄉之田在都。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壘。稍縣壘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都甸言餘地。於稍縣壘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案程說是也。此經任土之文。由內而外。自國中至壘。皆互相備。如廛里所任。自國中始。場圃所任。自城外附郭始。而都甸稍縣都。凡民居所在皆有之。七等田所任。自都始。而甸稍縣都亦皆有之。公邑所任。自甸始。而稍縣都亦皆有之。經各舉其一。餘不備詳。而六鄉任郊地。六遂任甸地。則又以其為經野之大畧。衆所共知。不煩更舉。故文不具也。又此經自國中至壘。即大宰九賦。前六賦彼又有關市山澤。則亦通包於此任地八者之中。唯幣餘一賦。出於官府。非任地所及耳。注云。故書廛或作壇者。詳叙官廛人疏云。郊或為都者。徐齊原云。郊蓋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

穀梁經曰公會齊侯於萬。公羊作郛。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
郛。史記秦本紀。郛作郛。是郛郛同音。故並與郛通也。云稍或作削者。段玉裁云。
稍說文邑部。作郛。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從邑省聲。周禮曰。任郛地在天子
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郛字。疑故書削即削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郛。大宰
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郛。案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壇讀為廛者。叙官杜注
同。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叙官杜注亦云。市中空地。案
市亦在城中。此別言者。以肆宅異之。依先鄭。遂人注云。廛居也。則亦以廛為民
居所在。而此注云空地者。蓋謂此經廛里相對為文。凡可居之地。未有宅肆者。
謂之廛。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
謂之廛。先鄭義未暇。故不從也。凡民占城市地。擬為肆宅者。雖空地亦當有稅。
賈疏謂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則非也。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者。說

文以部云。宅所託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賈疏云。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匡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田近門。工商近市。是謂國宅。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實。韓非子。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園。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詒讓業。凡廛宅皆計戶而授。未有不居而移授田以備益多者。又凡官宅民宅。國中與郊並有之。郊之民宅。即是廛里。郊亦有廛里。不必皆在國中。也。既有廛里。則不得又有宅田。先鄭說於情事未協。故後鄭不從。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者。先鄭意士大夫之子賢者得世祿。不賢者則歸之農。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是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

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云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者謂在官之賈人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枲府馬質羊人巫馬夫人諸職所屬賈人是也先鄭意國中賈人在官者本身亦受田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吏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案賈說非也周制凡賈人無論在官在市本身皆不受田其家則皆受田先鄭說未允故後鄭不從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者謂民受庸為公家耕田歛其禾粟以共官府之用若南郊藉田千畝甸師徒二百人耕之是也后公桑在北郊亦同俞樾云牛人公牛巾車公車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案賈說非也近郊雖有十一之稅不害官田無稅猶廬與國宅同在國中而廬有稅宅無稅國兩不相礙矣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邦國禾粟出

於九賦及九職三農之貢則自近郊藉田外未必更有公家自耕之田在遠郊先鄭說究難通耳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者牛人云掌養國之公牛即公家之牛也云賞田者賞賜之田者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月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云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左傳哀二年趙簡子克敵之賞云士田十萬即此賞田也又僖三十三年晉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召以為賞田故賞邑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異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賈疏云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惠士奇云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策公叔痤為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有敎官牧人注云養牲於野田是也牧師云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彼牧地專為牧馬

之地。蓋即於牧田中。分別授之。賈疏云。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六牲者也。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為公家畜牧。即九職之數牧。養畜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段玉裁云。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曰。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駟曰。駟之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記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為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得。

統謂之郊。牧田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地。皆皆有牧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案江段說是也。先鄭此義。後鄭所不從。然注大宰數牧云。牧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詩箋亦引此經。牛田牧田。以證郊牧。並仍從先鄭義。竊謂此牧田。即大宰之數牧。亦即爾雅之郊牧。詩邶風靜女篇云。自牧歸荑。毛傳鄭箋並以牧田為釋。又國語周語云。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又云。商之亡也。羣羊在牧。注云。牧。商郊牧野。詩大雅大明。孔疏引鄭書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土部作母。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南郊七十里地。與牧田在遠郊正合。左隱五年傳。亦云。鄭人侵衛牧。此並遠郊牧田。謂之牧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彼郊即指近郊言之。蓋畜牧當辟民居。與良田。必在近郊之外。故王國牧田。自遠牧始。自此以外。旬稍縣臺。亦皆有之。魯之牧田。別在坰野。明不止遠郊有牧也。遠郊牧田。專得牧名。其地蓋尤廣。公私畜牧。咸萃於是。公牧固無稅。私牧